

述职报告

REPORT ON WORK

百花
小说



我不仅仅是向组织述职
我还向公众述职
向母亲述职……
向良心述职……

最终——

我还是失去了升迁的机会
却得到了人性的升华



百花文艺出版社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述职报告

REPORT ON WORK

红日 作品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述职报告 / 红日著. -- 天津 :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5.1

ISBN 978-7-5306-6560-2

I. ①述… II. ①红…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85440号

选题策划:韩新枝 装帧设计:郭亚红
责任编辑:韩新枝 刘 洁 责任校对:魏红玲

出版人:李勃洋

出版发行: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电话传真:+86-22-23332651(发行部)

+86-22-23332656(总编室)

+86-22-23332478(邮购部)

主页:<http://www.bhpubl.com.cn>

印刷:天津市永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10×1000毫米 1/16

字数:134千字

印张:11.5

版次:2015年1月第1版

印次: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29.00元

人人都是幸存者，因为他
有幸得到了那颗精子。

—— 德里达

我叫玖和平，今年四十五岁。我的母亲曾经告诉我，当年生了我的二哥以后，父母亲决定不再要孩子，可是不小心又怀上了。父母亲两人开了个简短的会议之后，拍板生下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就是我。我向组织保证，我的年龄是真的，就像我已经有点斑白的头发一样。我的学历是研究生，是那种“功课亲自做、论文自己写”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党员。我出身于干部家庭，但不属于“官二代”。我的父母只是普普通通的乡镇干部，他们干到退休还只是科员。参加工作以来，我历任中学教师、县府秘书、乡镇党委书记。现任河边县“等待办”第九副主任。何谓“等待办”，这是一个“新锐热词”，是民间组织部门为我们九位从乡镇书记岗位调整上来的同志虚设的一个机构。我们从现在起，需要等到县里换届产生新一届领导班子或者等到政府“组阁”时才能正式安排职务。其中，有些同志可能提拔担任县处级领导职务，有些同志则被安排到县直各部委办局的岗位上去。这一段“空挡”时期，是我们的等待时期。我们现在就像守候了一个季节的农民，在等待着田野的收成。我这第九副主任是“等待办”的同志和兄弟朋友们封给我的，没有红头文件。九位同志中我排名最后，但年龄最大。

我今年四十五岁了,还只是正科级,到这个年龄段了还想在科级的基础上实现新的突破,不是没有可能,而是可能性不大。但我总不能认为梅德韦杰夫四十多岁就当总理了,我当科级干部就没有意义了。还不是梅德韦杰夫他当他的总理,我当我的科级干部。这样想就豁然开朗了,就光明一片了。兄弟朋友们现在都亲切地称我“玖副”或“九副”,也有继续叫我“老九”的。我都喜欢,低调。低调好。我现在正处在等待时期,这个时期存在诸多不确定和不稳定的因素。所以,我在等待的过程中需要韬光养晦,韬光养晦就是低调嘛。

我现在每天早上七点半准时离开宿舍,然后到县府大院去上班。其实,我们这个“等待办”是没有什么班可上的。我们既没有办公地点,也没有工作任务。关于我们临时的工作安排,领导说得比较含糊:调研。具体怎么调研?没讲。调研是要深入下去,是要离开办公室的。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我们是不用上班的,我们可以在家里待着。但我总不能一天到晚就在家看电视、上网吧,这样也太不像一个共产党的干部了吧,我总得要干点什么吧。我是一个没活干就浑身不自在的人,早年练武的时候,一天不练几下,就想转屁股让马踢两下子。我是奴才的命。可是,如果要开展调研,就得下村下屯去,下到农村第一线去。下去就得有交通工具,交通工具在哪里,谁来给我安排?没有。最后我决定,我还是每天进到县府大院去,到各个楼层去转转,到各个单位部门去走走。我认为这也是调研的一种方式。

进入县府大院之前,我先在大门外面的某个摊点吃早餐,用我们桂西北本地话说叫作“过早”。我少年进过体校,练过散打和乒乓球。技艺没多少长进,却长了饭量,我早餐要吃两碗米粉。我通常在吃完第一碗米粉之后,先用纸巾擦擦嘴巴,然后拿出手机来像模像样地打一个电话:你过来了没有?没来啊!那我就把你这碗米粉吃了,免得浪费。这是一个办法,还有另一个办法,我先在一家米粉店吃了第一碗米粉,然后再到另外一家粉店去吃第二碗。我最盼望有人请我吃自助早餐,那样我就可以像穷人过年一样吃个饱。吃完了米粉,我就进到

县府大院去。这时候县府大门只有人出来,还没有人进去,也就是说还没人上班。我本来是一个没有班上的人,现在变成了第一个上班的人。针对我的这种行为,扶贫办主任姚德曙同志私下对我提出善意的批评。姚德曙是我的好朋友,扶贫办是我这段时间经常去“调研”的部门。姚德曙对我说,老九,你这是给县府大院的同志施加压力,扰乱我们正常的上班秩序。姚德曙强调说,你现在是过渡。他不说等待,而是说过渡,别人说我们是“等待办”,他说我们是“过渡办”。姚德曙说,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什么,就是过渡。过渡就是不用上班,就是你爱干吗干吗去,没必要整天总到县府大院来,这样到处乱转。姚德曙的官方年龄比我小五岁,比他弟弟小三岁,但他实际年龄比我大四岁,他的资历也比我深,比我多当了一届乡镇党委书记,现在已是县直部门的一把手。姚德曙当年在“过渡”时期给自己定了目标,他的目标不是县处级,而是交通局长、财政局长、民政局长或者教育局长,他说这几个“长”中的任何一个“长”,都比人大副主任、政协副主席实惠得多。结果这几个“长”他都没当上,他当了扶贫办主任。姚德曙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现在虽然是县处级后备干部,但我希望你也不要再去谋求那些位子,好好找一个实惠的局长位子去坐吧,只要能在发票上写“同意报销”就可以了,我们这些干部的奋斗目标是什么,就是同意报销。姚德曙最后对我说,老九,听我的话,回家去吧,好好在家等待,别到处乱跑。这叫什么话呢,我在姚德曙的眼里竟是一个到处乱跑的孩子了。

2

我这天吃了两碗米粉以后,还是进到了县府大院,我仿佛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牵进来的。在还没想好去哪个部门“调研”之前,我先到大门保安岗亭里坐一坐,跟门卫聊聊天,也算是过渡一下。我坐在一沓厚厚的旧报纸上,跟门卫讲过去的门卫。过去的门卫,那是

相当的威风,不仅守护大院,还要规范整个大院干部的行为。过去干部都是骑自行车上班的,一到县府大门前,就要自觉跨下车来,推着车子缓步进入大门,把车子推到指定的车棚下面。下班出大门时,也要先推着车子出来,出了大门才能骑上。这是一个规定的动作。大院里和我同龄的干部始终牢记,并且始终遵守这个规定,坚持这个动作。但也有打擦边球的,车进大门就像公鸡追逐母鸡下一条腿,脚尖点着地,另一条腿仍踏在车脚踏上。这个动作叫“踏边”。这个动作也是不允许的,如果让执勤室里的门卫见了,他们就会追上来,叫你返回大门外去,重新推着车子进来。过去的门卫不叫门卫,叫保卫干部,领财政工资,穿的制服和公安民警的制服一模一样。头戴大盖帽,腰束着皮带。皮带上挂着一个对讲机、一只BB机、一根长到膝盖的警棍、一把仿“六四”式的防暴钢珠手枪(保卫科长的枪还是真枪)、一副手铐,还有一把半尺长的牛角刀。那些企图犯罪的家伙,一见到保卫干部皮带上挂着这么多的物件就被吓住了。这叫震慑。

这时候,陆续有各种车辆风驰电掣地驶进县府大院。县府大院大致分有三类“车族”,第一类“车族”是“公车族”,主要是县四家班子领导和一些重要部门的一把手,他们每天坐公车上上班;第二类“车族”是“摩托车族”,是一般干部职工,他们上班的交通工具是摩托车包括电单车,这类“车族”占绝大部分;第三类“车族”是“自行车族”,只有极少数人。据门卫介绍,“自行车族”主要是党史办、方志办、政研室、保密局、机要局、信访办、社科联以及妇联的同志。他们的自行车不是现在时尚的山地车,而是年代久远的“凤凰”或“永久”牌的自行车。这种近乎古董的自行车和他们的身份一样,老派而寒酸。骑自行车的传统他们继承了,但是推着车子进入大门的规定动作,他们没有坚持,他们连“踏边”的姿势都不做了,他们都是直接骑着车子进到大门去的。

我走出岗亭,我正在思忖到哪个楼层哪个部门去“调研”的时候,我突然看见不远处有一支大约五百人的队伍,正朝着县府大门方向

走来,队伍中抬着一口漆黑的棺材。开始我以为是一支送丧的队伍,随着队伍越来越近,我终于看出这是一支上访队伍,扛在队伍前面的横幅也越来越清晰。我来不及多想,本能地转身朝岗亭里的门卫大喊一声:关上大门!我意识到,一旦让他们把棺材抬进县府大院来,整个县府机关就乱套了。大门在后面徐徐关上,把我也关在了外面。

我迎着那支队伍走上去,我认为必须阻止他们在县府大门前,而且距离越远越好。到了队伍跟前,我一看是“丽水山庄”住宅小区拆迁户的群众,我上一周协助政府办盛主任接待过他们。他们主要是在安置和补偿的一些细节上跟开发商一直没谈拢,“丽水山庄”的黎总始终避而不见。我那次接访时觉得,他们提出的一些诉求是合情合理的,但今天我见到那口漆黑的棺材之后,心里就有了想法。我一眼就认出抬棺材中的一个人来,此人自称是“业余律师”,一天总背着一只绿色的军用包,包里装着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天到晚为上访的人出点子。上一周,就是他介绍拆迁户代表来政府办“讨个说法”的。我还听说在县里几次较大的群体事件中,几乎每次都有他的影子。更重要的问题是,本来就不是“丽水山庄”住宅小区拆迁对象的他,今天居然亲自抬棺来了。我指着“业余律师”道,你给我把棺材放下。“业余律师”说,棺材不是我一个人抬的,我怎么放得了。我说其他人我不管,你必须放下你那一头。“业余律师”说,凭什么?我说,很简单,就凭你不是“丽水山庄”住宅小区的拆迁对象,就凭你没有抬这副棺材的资格和理由。

整个队伍停止了前进,但棺材没有放下来,我的目标始终锁住“业余律师”,始终抓住他不放。我说有什么事不能好好商量呢,有什么问题不能商量解决呢,有必要抬这副棺材来吗?抬这副棺材来能有什么意义!过去打仗抬棺,那是主将压阵,义无反顾,视死如归。你今天组织他们抬这副棺材来,你有什么企图,你想达到什么目的,抬这副棺材来就能解决问题吗?

那口漆黑的棺材,从四个人的肩上缓缓地放到地上。

我走到棺材跟前，从裤袋里摸出一包烟，逐个给另外三个抬棺的人递烟。那三个人约好了似的集体拒绝了我的香烟。我自顾叼上一支。有风吹来，我扯开衣服遮挡，埋头把烟点燃，深深地吸了一口。我说，还是老办法，具体问题我们到具体的地方去谈、去商量、去解决，前提是这副棺材你们得先抬回去，县府大院是人民政府的权力机关，不是殡仪馆，不是火葬场，各位老乡，这个玩笑万万开不得的。一个穿迷彩服的青年仔从棺材一头站出来，绷紧的上衣勾勒出他结实的胸肌。“迷彩服”说，我们不开玩笑，我们今天玩儿真的。我瞄了他一眼，两只手指捏着烟头，轻轻一弹，那只烟头子弹一般射到地上，溅起几粒火星。

我说你想怎么玩儿。

“迷彩服”抱着双臂，没有言语。

我迎上前去，我说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你的意思不就是想要一个人睡到棺材里面去吗，是不是？你就是这个目的吧？“迷彩服”依然抱着双臂，没有言语。我盯着他说，好，我玖和平现在就给你睡进去，然后你们把我抬走，你们想把我抬到哪里就抬到哪里去，抬到山冈上也可，扔到河里去也罢，土葬水葬随你们之意，我没有意见。我今早出来已经洗过脸，净了身，也换了干净衣裳。顺便告诉你们，我玖和平今春享阳四十五。

我弯腰一把掀开棺材盖板，一只脚抬起来，踏进棺材里去，另一只脚接着踏进去，然后我就蹲到棺材里，仰面躺下来。随后我的一只手从棺材里伸出来，慢慢地将那盖板均匀地移动，“咣”的一声，棺材盖板不留缝隙地盖上了。我想起一位哲人这样说过：一个人的一生只有三声：生出来的时候“哇”的一声，就是哭的声音，佛家说，就是“苦啊苦啊”的意思，就是说人一生下来是要受苦的。然后是“啊”的一声，就是对人生的感悟所发出的感叹之声，是看透人生所发出的恍然大悟的声音。啊！原来是这样。最后是“咣”的一声，就是棺材板盖上的声音，也就是盖棺定论。我想我今年才四十五岁，目前还在等待，盖

棺定论是早了一些,有些遗憾。我感觉眼前漆黑一片,呼吸逐渐急促起来。我又想起另一位哲人说过的一句话,他说,一个人的一生,实际上就是从母亲的子宫到棺材的一段过程,这段过程就是从黑暗到黑暗的过程,在母亲的子宫里是黑暗的,到了棺材里面也是黑暗的。我在棺材里面感悟到,这家伙真他妈的说得有道理。

躺在棺材里面,我能感觉到外面的动静,有人说话,有人咳嗽。我不知道那些先人是否有我这种感觉,如果有这种感觉,就可以知道外面谁是真哭,谁是假哭;谁是真情倾诉,谁是虚情假意;谁在高谈阔论,谁在保持沉默;谁人主持仪式,谁念生平简介;级别高不高,评价够不够,全部一清二楚,明明白白。如果档次不够就敲着棺材盖板提醒他们,别马虎了事走过场,搞形式主义。躺在棺材里面,我听到一阵脚步声,由远及近,有人扑到棺材边,手忙脚乱地移开盖板,领导,你出来,赶快出来,你这样会闷死在里面的。我感觉到了光线的惠顾,但我双眼紧闭,纹丝不动。我想,我应该是一脸的安详和平静。

“业余律师”伏到棺材边上,领导,你出来吧,我求你了。我始终紧闭着眼,我说你们把我抬走吧,抬到你们想要抬去的地方。“业余律师”哀求道,领导,我们抬不起你,我们把棺材抬回去还不行吗?我睁开两眼,从棺材里站起来。我整了整衣服,一只脚先跨出去,另一只脚接着跨出去,我重新回到了人间。人间多美好啊!人间就是人多。现场围拢了很多人,干警们也已赶到了现场,还没拉起警戒线,那口漆黑的棺材已被抬了起来,顺着原路抬回去。我追上去,扯了一下“业余律师”的衣服,等下你带三个代表到政府办接待室来,又强调一句,连你一起,总共四个。

公安局邱局长还待在原地,他从头到脚把我打量了一番,你怎么能睡到棺材里面去呢?我说,睡了又怎么样。邱局长说这很不吉利的。我说这有什么吉利不吉利的,我爷爷以前就天天睡在棺材上面,睡了九十九岁,才睡到里面去。邱局长说,算你有种。

我跟政府办盛主任临时落实一间接待室，盛主任说就用小会议室吧，今天没有会议。“业余律师”带了三个群众代表进来，落座后我问道，那副棺材是谁家的？“业余律师”说是我家的。我对他说，拜托你保管好，我百年之后就用今天这副棺材。这辈子老婆可以换几个，棺材只能用一副，你要多少钱我都给。说着就从包里拿出钱夹来，抽出八张大钞递过去，够不够？“业余律师”缩回手去，不敢接受。我说你给还是不给，就把钱塞到他的手上。递过了烟，我才发现这四人正是抬棺人。我把窗户打开，我说现在我们打开窗户说亮话。今天你们把棺材抬来了，棺材里也有人睡进去了，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下面我们进入到解决实质性问题的阶段，等一会儿我把“丽水山庄”的黎总请过来，你们就在我这里跟他把事情谈妥，谈清楚。我找出电话号码簿，用座机打到“丽水山庄”，我说我是河边政府办，我找你们黎总。黎总接了电话，我说你马上到301来。黎总说到省城部队医院去啊！我说不是医院，是张县长的办公室。挂了电话，我对“业余律师”说，等下你们怎么谈我不管，我只管一条，只许动口，不能动手。我指着“迷彩服”说，我晓得你练过，告诉你，我也练了十几年。“迷彩服”吸着烟道，我看得出来。

门口进来一老者，也不算很老，大概六十的样子。老者身着蓝衬衫白西裤，西裤吊着两根红吊带，裤腰上又束了一条黑皮带。通常吊带裤是不束皮带的，既然已经有了吊带，再束上皮带那就是多余，就像已经做了输精管结扎术就没必要再套上安全套一样。很明显，老者戴了一头假发，那夸张的鬓角脱离实际地顾此失彼地翘起来，暴露出荒凉的没有毛孔的皮肉。这条束着皮带又吊着吊带的西裤，以及一头企图扰乱他人视觉的假发，不但不体现出老者流连忘返的青春，反而令人对他产生看法：这老者绝对不是一个正经的男人。你老了就老了，你要什么花哨，你想蒙骗良家妇女，你想欺骗人民群众啊！人民群

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看来“丽水山庄”拆迁户今天抬棺材来是有缘由的,只不过他们抬错了地方,他们应该抬到“丽水山庄”去才是。

我主动招呼道,你是黎总吧?老者夹紧皮包没有回答,而是问了一句:张县长呢?我打着手势请他入座,我对他说,张县长临时有事出去了。老者说,你把我骗到这里来!我说,黎总,你讲这句话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我告诉你,这里是河边县政府办公室,是人民政府办公机关,不是你“丽水山庄”的售楼部。人民政府从不骗人,只有你们房产公司才会骗人。老者问,你是谁?我说,政府办领导。老者说,你没有资格跟我谈话。我说没错,你讲得对,我没有资格跟你谈,他们有。我指着“迷彩服”他们三个说,他们的田地被你盖高楼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被你霸占了,他们有资格跟你谈。你也应该跟他们好好地谈一谈,不要老是让我们政府跟他们谈。你不能只顾拉屎,要我们替你擦屁股。你不能只顾吃肉,让我们像狗一样啃骨头,你这样做很不厚道的。告诉你,我们就是狗,也是藏獒的种。我出了门来,用钥匙在外面将会议室的门“咔嚓”一声反锁上。我隔着窗棂对黎总说,你什么时候跟他们谈妥,我就什么时候给你开门。老者暴跳起来,我告你非法拘禁。我说你告吧,法院院长是我表哥。

我没有想到黎总跟“业余律师”他们的闭门会谈,只谈了两个小时就把三年始终没谈妥的问题谈妥了。看来复杂的问题解决起来也是很简单的,只要各方能够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谈一谈,任何问题都是可以谈妥的。看来对话是解决一切争端的重要途径。双方签了协议之后,黎总一定要请“迷彩服”他们吃一餐饭,并把政府办的同志全部叫上了。黎总以为我真的是政府办的领导,在我给他开门的时候,也把我邀请上了。我没想到花里胡哨的黎总,也是个爽快的人。看来看人不能看头发,要看头脑;看人不能看肚皮,要看肚量。

吃饭地点就在河边大酒店,在大厅那里摆了五桌。黎总率“丽水山庄”几个副总跟“业余律师”、“迷彩服”他们坐一桌,我被安排和政府办盛主任他们坐一桌。我一直对盛主任充满崇敬,盛主任虽然只是

个政府办主任,但他可以像一个幼儿园阿姨一样,把那些副县长当小朋友调教得乖巧听话、服服帖帖。有一次他召集各位副县长来开会,传达张县长从美国发来的指示,当场就严厉批评一位跷二郎腿不做笔记的副县长。盛主任说我的话你可以不记,张县长的话你必须记得一字不漏,你对我负责,就是对张县长负责。盛主任最近比较纠结,一是市委组织部已把他列为拟提拔的县处级领导干部考核人选,二是省城有家大型国有企业最近调阅了他的档案,要把他调到那里当副处级办公室主任,三是盛主任考取了一所名牌大学博士研究生,需要脱产去读三年。盛主任举棋不定,不知做何选择。看来好事连连,也是一件烦恼的事情。盛主任给我敬酒,他说,老九啊,没想到一个多年悬而未决的问题,你轻而易举地解决了;一起一触即发的恶性群体事件,你一个出乎意料的举措就化解了,佩服!佩服!我说,本人无德无才,请盛主任多多提携。盛主任“嗨”了一声,就凭你睡棺材的胆略,你现在就可以接替我当主任了。我借酒壮胆道,盛主任,那我可就候着你的位子了。喝了几杯,我瞅准机会去给黎总敬酒。我端着酒杯说黎总,给你敬酒之前,我先纠正一个口误。我的确有个表哥在法院,不过不是院长,是门卫。黎总哈哈大笑,他已经喝得满头大汗,连那头假发也湿了。黎总把我拉到一边,悄悄地说,我告诉你,其实我们谈到最后也没谈妥,是你睡棺材的举动改变了我的立场。我说得了吧,改变你立场的不是我,是那副棺材。我又给“业余律师”和“迷彩服”他们四个敬酒,“迷彩服”说,领导,今天很感谢你,我们拆迁户的问题总算解决了。我用酒杯指着“业余律师”说,抬棺上访万不可取,下不为例。又提醒他道,请保管好那副棺材。

4

我睡棺材的事整个县府大院的干部很快就知道了,不久,住院的母亲也知道了。母亲春节后就一直住院到现在。我的父母亲退休后在

县城跟我居住,当然也只能跟我居住,因为我的两个哥哥均在海外。这个情况涉及海外关系,需要说明一下。我有两个哥哥,大哥叫玖世平,现住美国;二哥叫玖友平,现居日本。我的父母亲别说去跟他们任何一个居住,就是去看望一下那两个“杂种”的孙子都没有去成。我的两位嫂子都是外国人,大嫂是韩国人,二嫂是日本人。几年前两家人同时回来过一次,两位嫂子一见爸妈就毕恭毕敬地弯下腰,每说一句话,就弯一次腰。两个儿媳妇一弯腰,母亲就跟着弯腰,弄得母亲腰疼了好几天。二嫂的腰弯得最深,可嘴里冒出那句日本话,却令母亲吓一大跳,乍一听她好像是说“×你妈是你爹”,后经二哥一翻译,原来是“请多多包涵”的意思,母亲这才呼出气来。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却绝对控制移民,除非你口袋里有很多的钞票和满脑子的发明创造。父母亲也想到美国去看一看这个在商店里买手枪像买指甲钳一样容易的国家,可是美国驻广州总领馆怀疑他们有移民倾向,几次面签都签不下来。可是去日本的签证通过后,母亲却摸着胸口说心脏不舒服,不去了。母亲说,想起东京,我就想起南京;想起南京,我就想起日本人;想起日本人,我就想起你外公。母亲说,日本我是不会去的。母亲不想去日本走走,是因为我的外公,我的外公当年是国民党军队驻缅甸远征军的一个少将师长,后来和日本人战死在异国他乡,连一座空坟都没有留下,孤独的灵魂飘荡在长满罌粟花的野岭上。为了给母亲一个安慰或者偶然的可能,我曾专门去了一趟缅甸,寻找外公的下落。结果我在那个男人穿裙子女人穿裤子的国度里,连外公蛛丝马迹的信息都没有捕捉到。

母亲刚刚输完液,半躺在床上,脸色苍白得没有一丝血氲,那是长时间卧床的缘故。父亲坐在病床前,削一只苹果。父母亲一生相亲相爱、相敬如宾。他们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大炼钢铁工地上相知相识的,在当时那个年代里,两人的成分都不好,一个是地主家庭出身,一个是国民党将军的后代,共同的命运让他们走到了一起。母亲住院的这些日子,基本上是父亲一个人负责照料。我的妻子玖雪雁同志是

河边高中教师，年年带尖子班、特尖班，年年送一帮学子跨长江过黄河，进北大上清华。河边是个有名的县，不是穷得出名，而是高考出了名。河边给人的印象是，这个穷山沟的小孩读书读得特别厉害。而我的妻子玖雪雁是河边的一张名片，名字比张县长比河中的胡校长还要响亮。家长们一致认为，小孩一旦送到了玖老师手里，基本上就是半个大学生了。这段正值紧张备考时期，玖雪雁几乎没有回家过。春节前我一直是在乡下的，根本顾不上家里的事情。远在国外的两个哥哥，一两个星期才来一次越洋电话。养子防老，这句中国俗语在父母亲这对乡镇退休干部的身上基本失去了实际意义。母亲问我，你那个单位叫什么“办”。我说，“等待办”。母亲盯了我一眼道，真有这个“办”。我说，是临时机构。母亲说，临时机构也不可能这样叫的。我只好坦白，我说这是坊间给我们起的名称。母亲问，你们这个“办”具体干什么工作。我说什么工作都干，主要是接访、劝访。实际上我们根本没有工作任务，我所说的这些都是我自寻的活路。父亲给母亲掖了一下被子，替她问道，是不是每天都要睡棺材？我心里一惊，我说哪里会有这样的事情？母亲紧盯着我，你说实话，你是不是睡了？我只好点了点头。

母亲眼里一下子噙满泪水，她哽咽道，你和雪雁还没有一男半女，你怎么能做这种活人禁做的事呢。这个问题涉及我的婚姻状况，需要多说两句。我的配偶玖雪雁同志，是母亲当年在路边捡到的弃婴，被我母亲当作干女儿收养。玖雪雁比我小两个月，我们自小以兄妹相称相处。当年我们领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母亲对我宣布，雪雁以后是你的老婆。母亲把她的干女儿，变成了她的儿媳妇。母亲是这样对我解释的，她说我可以把雪雁嫁出去，但是，她的父母已经把她抛弃了一次，我再把她嫁出去就等于又把她抛弃了。母亲对我说，和平，雪雁这样一个女孩，你一辈子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第二个。我默默地服从母亲的安排，接受母亲的礼物。我从会开口说话的第一天起，就没有对母亲说过一个“不”字。我的二哥却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

母亲这样安排涉嫌包办婚姻，损害我们这个开明家族的形象。母亲对二哥的意见嗤之以鼻，母亲说你十六岁还尿床，你懂得什么叫作包办婚姻。雪雁与和平是同吃一个乳头长大的夫妻，你满世界去找，也找不出第二例来。我和玖雪雁在婚床上睡了将近一年，我才脱下那条硬似牛皮的牛仔裤，才正式由玖雪雁的哥哥变成玖雪雁的丈夫。如今，我们没生养一男半女，我在一年一度《领导干部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报告表》上“子女出境出国就读、就业、经商情况说明”一栏上的内容始终是空白的。然而对于母亲的婚姻安排，我从来没有一丝情绪，没有一点憎恨，就像我永远不会憎恨母亲把我带到人世间一样。我连忙安慰母亲，我说妈，我当时只是做个样子，并没有真正睡到棺材里面去。母亲相信了我的话，她又说，工作肯定要做，但要讲究方式方法。我在心里面说，当时情势危急，最好的方法就是睡到棺材里面去。

5

我的手机半夜三更振动起来，盛主任说你马上到办公室来。母亲警惕地问道，该不是又抬棺材来了吧，我说哪能天天都抬棺材，是张县长开的一个会。母亲说，半夜了还开什么会。父亲替我答道，半夜的会是紧急的会，人少的会是重要的会，一帮人开的会是可开可不开的无关紧要的会。到了会场我才知道会议真的像父亲说的那样，是一个紧急的重要会议。会议开了一个晚上，问题还没有解决。我半途才被临时通知来开会，事先不知道会议内容，坐下来认真听了几个人的发言，才知道国家开发银行陈行长明天要来河边，到平安乡去看一所他们援建的希望小学。平安乡的“老上访”周志超获知这个信息后，决定披麻戴孝拦车上访。今夜，大伙儿的眼睛是为这个周志超而熬红的。盛主任递给我一份资料，是周志超的基本情况。这个周志超比我大两岁，今年四十七岁，平安乡平安街人。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古代汉语专业毕业，曾在乡中心小学当过代课教师，后被辞退。那一年平安